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二〇五回 定巧計曹先生受賊 囑賊人惡家奴弄權

話說知縣派王成、李永兩個班頭，和七八個散役，急到黃花鋪鎖拿鄭華雄。孫喜出來告訴黃勇。黃勇說：「暫且不必傳他，先到我家，聽我的信。」班頭隨即同黃勇來到家中。毛順說：「大哥辦了麼？」黃勇說：「辦好了，先打發人去提親，他如應允，咱們花兩個錢，叫官人回去，不必傳他；他如不應允，再傳他。」毛順說：「我去。」他逕奔南街，來到鄭華雄的家門首打門。家人出來問他找誰？毛順說：「你進去回稟，說我來拜望鄭大爺。」家人往裡一通報，鄭華雄將他迎到書房，家人獻上茶來。鄭華雄說：「毛兄久違，今日怎麼閒在？」毛順說：「今天我一來拜望兄長，二來受朋友之托，有一件好事。」鄭華雄說：「什麼事情？請講。」毛順說：「聞兄長有一令妹，尚未許配人家，因黃勇他斷了弦，老不能得其人，未能續娶，聽說令妹德容言工俱全，叫我來做一冰人，你兩家倒是門當戶對，未知兄長尊意如何？」

鄭華雄一聽此言，心中大為不悅，說：「兄長此言差矣！一來黃勇的妻子並未死了，二來他年有四十，小妹才二十，年歲也不相當，門戶也不相當，我實不敢高攀，兄長請勿復言。」毛順一見話不投機，便說：「鄭大哥！我是一片好心，你既不願意，必有你後悔之日，那時你再願意，可就晚了！」鄭華雄口裡不言，心中不悅，暗說：「我家是書香門第，縉紳人家，黃勇乃是窩藏賊人的匪棍，我焉能與他結親？」就說：「我沒有什麼後悔的，毛兄喝茶吧！」毛順說：「我就此告辭。」鄭華雄送到門口，心中氣憤，自己回到上房，與妻子王氏坐在一處談說：「娘子！方才有一件可氣之事，黃勇打發一個姓毛的來，他跟我有一面之識，因為鄧大哥挨打，見過他一次。他來給咱們妹妹提親，你想咱們焉能與賊子結親？」王氏說：「大爺不必生氣。反正不給，也就完了。」

正說著話，外面有人打門。家人進來說：「大爺！有本縣的班頭帶著幾個伙計，來請大爺過堂。」鄭華雄立刻出來一瞧，認得是王成、李永，他二人常在衙門管些閒事。鄭華雄說：「你二人來此何干？」王成抖鐵鏈就把鄭華雄鎖上？鄭華雄說：「你二人好大膽量，我乃皇上家有功名之人，膽敢鎖我？」王成說：「我們老爺有票，來此鎖拿，你做的事，你還不知麼？」

待到衙門你就知道了。」叫鄭華雄上了車，眾差人圍隨著來到衙門。往上一回稟，老爺吩咐伺候升堂，把鄭華雄帶了進去。

鄭華雄口稱：「老父台！舉人鄭華雄叩頭。」知縣說：「你好大膽，倚仗你是舉人，在家中窩藏江洋大盜，刀傷事主，把已往所乾之事，給我招來。」鄭華雄說：「舉人奉公守法，並未做這樣不法之事。」老爺一聽，叫差人用刑。鄭華雄說：「我在家中窩藏江洋大盜，何為憑據？」知縣說：「你只當你是舉人，我不能辦你，我革去你的武舉再重辦你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。」

你說本縣是無憑無據的嗎？來人，把卞龍、卞虎帶上來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拿牌到獄中，把卞龍、卞虎提出來。工夫不大，卞龍、卞虎上了堂，說：「鄭大哥！你在家中作樂，我們哥倆打了官司，你不管了。這段事情，可下不去了！我們兩個人是受刑不過，才拉出你來，若是受得了，也不能拉你。」鄭華雄說：「老丈台！武舉是本分人，不認識他兩個。」老爺說：「你這東西混帳，你既說不認識，人多得很，他們怎麼不拉別人？」

你分明是無賴，不動刑，你也不認。」吩咐左右快打。這一堂，鄭華雄五刑都受到了，並無口供，知縣把他釘鐐入監。

鄭華雄到獄中過了兩天，黃勇遣人又來說親，說：「你要允了，黃勇說你這官司他給你辦，如不應允，黃勇一概不管。」

鄭華雄把媒人罵了出去。媒人回去一稟報，黃勇說：「今天晚上帶人搶他的妹妹。」告訴毛順聚集綠林幾個毛賊，湊了十幾個打手，先給鄭華雄家送去兩匹彩緞、兩錠黃金、一副金首飾，假說鄭華雄應允，今日晚間就要迎娶，先把東西送去。王氏娘子一聽就知道不是真事，對送禮的人說：「我家老爺打著官司，就是辦事，也不能如此之急，其中必有情節，你把東西拿回去吧。」這送禮的人，把東西扔下就走了。

王氏把人叫過來，給縣衙鄭華雄送信，再來到後面對姑娘鄭瑞蘭一說。瑞蘭姑娘自幼念過書，知曉三從四德，心裡聰明伶俐，聽得嫂子一說，心中很難受，如萬把鋼刀刺心，說：「嫂嫂！請放寬心，賊人不來便罷，賊人要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天有日落之時，家人到縣衙送信回來說：「大奶奶！小人到縣裡給大爺送信，官人不容見面。」王氏說：「那也無可如何，明天僱一乘轎子，回娘家見我兄長，大家商議辦理。」正說著話，天有掌燈時，外面鼓樂聲喧，黃勇騎著馬，帶著二三十個賊黨，把大門打開，各執明晃晃刀槍，跟著兩個婆子，到後面把姑娘拉上轎子，大家搭著走了。王氏放聲大哭，眾人也不敢出來攔阻。

黃勇喜不自勝，花轎來到自家院子，兩個婆子要挽鄭瑞蘭下轎。轎子落平，婆子一掀轎簾，嚇得大聲急喊，說：「莊主

爺可了不得了！」黃勇說：「什麼事？」婆子說：「新人自己拿剪子紮死了。」黃勇一聽，嚇得目瞪口呆，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神偷照不宵說：「大哥，這算什麼？」黃勇說：「人命關天！再說我搶了來，要跟我成了親，也好辦了，這要一報官，明明是搶掠民間少婦長女，因奸不允，逼死人命，我這場官司打不了。」毛順說：「有主意，准與你無干。」黃勇說：「賢弟有什麼妙計？」毛順說：「既然人已死，仍舊把轎子給抬回鄭華雄家中，給他扔下，咱們一走。」黃勇說：「甚好，賢弟你就帶著人給他送回去吧！」

毛順帶人將瑞蘭仍然搭到鄭華雄家中，由轎內把死屍搭下來。王氏還在痛哭，家人稟報說給搭回來了。王氏出來一看，妹妹已死，嗓子插著一把剪子，立刻遣家人赴縣喊告。

次日，王氏回到娘家見她兩個哥哥，一個是文舉，一個是廩生，他們立刻約窗友及本處紳士，同遞公東，去保鄭華雄，說他本是縉紳人家，並不做為非之事，卞龍、卞虎誣賴好人，求老父台細細詳查。知縣見本處四十餘名舉監生員都來保鄭華雄，不能不准，便將鄭華雄當堂開放，再用刑具拷問卞龍、卞虎，這兩個人也就不敢深扳鄭華雄。

這場官司雖然完了，鄭華雄又告黃勇搶奪婦女，逼死他妹妹。黃勇有銀錢買通上下，並不承認，由縣至府道省城，官司打了三年，未見輸贏，鄭華雄家中卻已花得一無所有。他只等大哥收租回來，卻三年也沒回信。這天大雪，正在屋中發愁，就聽外面喊叫：「鄭華雄！」正是：雪中送炭真人少，錦上添花世間多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